

<<连城诀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连城诀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553367

10位ISBN编号：7806553363

出版时间：2008-3

出版时间：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

作者：金庸

页数：357

字数：302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时世动荡，梁元帝一批价值连城的珠宝连同藏宝图下落不明。

八百年后江湖上传闻，藏宝图被拟作一道口诀隐于天下无敌的连城剑法中，绝世武功和连城财宝，引得江湖中人趋之若鹜……《连城诀》作于一九六三年，取材于金庸浙江老家一个长工的故事，如果说金庸的《神雕侠侣》是一部“情书”，那么《连城诀》就是一部“坏书”，写尽了天下各色人等之坏。

《连城诀》是金庸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，初次发表时，篇名叫《素女剑》，经金庸后来整理后改为现名，是金庸十五部作品中最具现实主义，批判主义的一部力作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

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应该是唐人传奇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

其后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

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，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、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

读者不必过分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，有些事实上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。

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，然后从他口中跃出，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，然而聂隐娘的故事，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<<连城诀>>

作者简介

金庸，本名查良镛，浙江海宁人，一九二四年生。

曾任报社记者、编辑，电影公司编剧、导演等。

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，出版报纸、杂志及书籍，一九九三年退休。

先后撰写武侠小说十五部，广受当代读者欢迎，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，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。

曾

<<连城诀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乡下人进城 第二章 牢狱 第三章 人淡如菊 第四章 空心菜 第五章 老鼠汤 第六章 血刀  
老祖 第七章 落花流水 第八章 羽衣 第九章 “梁山泊·祝英台” 第十章 《唐诗选辑》 第十一章  
砌墙 第十二章 连城宝藏 后记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一 乡下人进城 托！

托托托！

托！

托托！

两柄木剑挥舞交斗，相互撞击，发出托托之声。

有时相隔良久而无声息，有时撞击之声密如联珠，连绵不绝。

那是在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乡下，三间小屋之前，晒谷场上，一对青年男女手持木剑，正在比试。

屋前矮凳上坐着一个老头儿，嘴里咬着一根短短的旱烟管，手中正在打草鞋，偶而抬起头来，向这对青年男女瞧上一眼，嘴角边微微含笑，意示嘉许。

淡淡阳光穿过他口中喷出来的一缕缕青烟，照在他满头白发、满脸皱纹之上，但他向吞吐伸缩的两柄木剑瞥上一眼时，眼中神光炯然，凛凛有威，看来他的年纪其实也并不很老，似乎五十岁也还不到。

那少女十七八岁年纪，圆圆的脸蛋，一双大眼黑溜溜的，这时累得额头见汗，左颊上一条汗水流了下来，直流到颈中。

她伸左手衣袖擦了擦，脸上红得象屋檐下挂着的一串串红辣椒。

那青年比她大着两三岁，长脸黝黑，颧骨微高，粗手大脚，那是湘西乡下常见的庄稼少年汉子，手中一柄木剑倒使得颇为灵动。

突然间那青年手中木剑自左上方斜劈向下，跟着向后挺剑刺出，更不回头。

那少女低头避过，木剑连刺，来势劲急。

那青年退了两步，木剑大开大阖，一声吆喝，横削三剑。

那少女抵挡不住，突然收剑站住，竟不招架，娇嗔道：“算你厉害，成不成？”

把我砍死了罢！

那青年没料到她竟会突然收剑不架，这第三剑眼见便要削上她腰间，一惊之下，急忙收招，只是去势太强，扑的一声，剑身竟打中了自己左手手背，“啊哟”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那少女拍手叫好，笑道：“羞也不羞？”

你手中拿的若是真剑，这只手还在吗？”

那青年一张黑脸黑里泛红，说道：“我怕削到你身上，这才不小心碰到自己。

若是真的拚斗，人家肯让你么？”

师父，你倒评评这个理看。

”说到最后这句话时，面向老者。

那老者提着半截草鞋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两个先前五十几招拆得还可以，后面这几招，可简直不成话了。

”从少女手中接过木剑，挥剑作斜劈之势，说道：“这一招‘哥翁喊上来’，跟着一招‘是横不敢过’，那就应当横削，不可直刺。

阿芳，你这两招是‘忽听喷惊风，连山若布逃’，剑势该象一匹布那样逃了开去。

阿云这两招‘落泥招大姐，马命风小小’倒使得不错。

不过招法既然叫做‘风小小’，你出力地使剑，那就不对了。

咱们这一套剑法，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‘躺尸剑法’，每一招出去，都要敌人躺下成为一具死尸。

自己人比划喂招虽不能这么当真，但‘躺尸’二字，总是要时时刻刻记在心里的。

那少女道：“爹，咱们的剑法很好，可是这名字实在不大……不大好听，躺尸剑法，听着就叫人害怕。

那老者道：“听着叫人害怕，那才威风哪。

敌人还没动手，先就心惊胆战，便已输了三分。

”他手持木剑，将适才这六招重新演了一遍。

只见他剑招凝重，轻重进退，俱是狠辣异常，那一双青年男女瞧得心下佩服，拍起手来。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那老者将木剑还给少女，说道：“你两个再练一遍。

阿芳别闹着玩，刚才师哥若不是让你，你小命儿还在么？

”那少女伸了伸舌头，突然间一剑刺出，迅捷之极。

那青年不及防备，急忙回剑招架，但被那少女占了机先，连连抢攻，那青年一时之间竟没法扳回。眼见败局已成，忽然东北角上马蹄声响，一乘马快奔而来。

那青年回头道：“是谁来啦？

”那少女喝道：“打败了，别赖皮！

谁来了跟你有甚相干？

”刷刷刷又是连攻三剑。

那青年奋力抵挡，怒道：“你道我怕了你不成？

”那少女笑道：“你嘴上不怕心里怕。

”左刺一剑，右刺一剑，两招去势极是灵动。

其时马上乘客已勒住了马，大声叫道：“‘天花落不尽，处处鸟衔飞！

’妙啊！

”那少女“咦”的一声，向后跳开，向那乘客打量，只见他约莫二十三四岁年纪，服饰考究，是城里有钱人家子弟的打扮，不禁脸上一红，轻声道：“爹，他……怎么知道？

”那老者听得马上乘客说出女儿这两招剑法的名称，心下也感诧异，正待相询。

那乘客已滚鞍下马，上前抱拳说道：“请问老丈，麻溪铺有一位剑术名家，‘铁索横江’戚长发戚老爷子，他住在哪里？

”那老者道：“我便是戚长发。

什么‘剑术名家’，那可是万万不敢当了。

大爷寻我作甚？

”那青年壮士拜倒在地，说道：“晚辈卜垣，跟戚师叔磕头。

晚辈奉家师之命，特来叩见。

”戚长发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

”伸手扶起，双臂微运内劲。

卜垣只感半身酸麻，脸上一红，道：“戚师叔考较晚辈起来啦，一见面便叫晚辈出丑。

”戚长发笑道：“你内功还差着点儿。

你是万师哥的第几弟子？

”卜垣脸上又是一红，道：“晚辈是师父第五个不成材的弟子。

师父他老人家日常称老戚师叔内功深厚，怎么拿晚辈喂起招来啦！

”戚长发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万师哥好？

我们老兄弟十几年不见啦。

”卜垣道：“托你老人家福，师父安好。

这两位师哥师妹，是你老人家高足吧？

剑法真高！

”戚长发招招手，道：“阿云，阿芳，过来见过卜师哥。

这是我的光杆儿徒弟狄云，这是我的光杆儿女儿阿芳。

嘿，乡下姑娘，便这么不大方，都是自己一家人，怕什么丑了？

”戚芳躲在狄云背后，也不见礼，只点头笑了笑。

狄云道：“卜师兄，你练的剑法跟我们的都是一路，是吗？

不然怎么一见便认出了师妹剑招。

”戚长发“呸”的一声，在地下吐了口痰，说道：“你师父跟他师父同门学艺，学的自然是一路剑法了，那还用问？

”卜垣打开马鞍旁的布囊，取出一个包袱，双手奉上，说道：“戚师叔，师父说一点儿薄礼，请师叔赏面收下。

”戚长发谢了，便叫女儿收了。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戚芳拿到房中，打开包袱，见是一件锦缎面羊皮袍子，一只汉玉腕镯，一顶毡帽，一件黑呢马褂。

戚芳捧了出来，笑嘻嘻地叫道：“爹，爹，你从来没穿过这么漂亮的衣衫，穿了起来，哪还象个庄稼人？”

这可不是发了财、做了官么？”

戚长发一看，也不禁怔住了，隔了好一会，才怩怩地地道：“万师哥……这个……嘿嘿，真是的……”狄云到前村去打了三斤白酒。

戚芳杀了一只肥鸡，摘了园中的大白菜和空心菜，满满煮了一大盘，另有一大碗红辣椒浸在盐水之中。

四人团团一桌，坐着吃饭。

席上戚长发问起来意。

卜垣说道：“师父说跟师叔十多年不见，好生记挂，早就想到湖南来探访，只是师父他老人家每日里要练‘连城剑法’，没法走动……”戚长发正端起酒碗放在唇边，将刚喝进嘴的一口酒吐回碗里，忙问：“什么？”

你师父在练‘连城剑法’？”

卜垣神情很是得意，道：“上个月初五，师父已把‘连城剑法’练成了。”

戚长发更是一惊，将酒碗重重往桌上一放，小半碗酒都泼了出来，溅得桌上和胸前衣襟上都是酒水。

他呆了一阵，突然哈哈大笑，伸手在卜垣的肩头重重一拍，说道：“他妈的，好小子，你师父从小就爱吹牛。”

这‘连城剑法’连你师祖都没练成，你师父的玩艺儿又不见得如何高明，别来骗你师叔啦，喝酒，喝酒……”说着仰脖子把半碗白酒都喝干了，左手抓了一只红辣椒，大嚼起来。

卜垣脸上却没丝毫笑意，说道：“师父知道师叔定是不信，下月十六，是师父他老人家五十岁寿辰，请师叔带同师弟师妹，同去荆州喝杯水酒。”

师父命晚辈专诚前来相邀，无论如何要请师叔光临。

师父说道，他的‘连城剑法’只怕还有练得不到之处，要跟师叔一起来琢磨琢磨，师父常说师叔剑法了得，我们师兄弟如得师叔指点几招，大伙儿一定大有进益。

戚长发道：“你那二师叔言达平，已去请过了么？”

卜垣道：“言二师叔行踪无定，师父曾派二师哥、三师哥、四师哥三位，分别到河南、江南、云贵三处寻访，都说找不到。”

戚师叔可曾听到言二师叔的讯息么？”

戚长发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师兄弟三人之中，二师哥武功最强，若说他练成了‘连城剑法’，我倒还有三分相信。”

你师父嘛，嘿嘿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”

他左手抓住酒壶，满满倒了一碗酒，右手拿着酒碗，却不便喝，忽然大声道：“好！”

下月十六，我准到荆州，给你师父拜寿，倒要瞧瞧他的‘连城剑法’是怎么练成的。”

他将酒碗重重在桌上一顿，又是半碗酒泼了出来，溅得桌上、衣襟上都是酒水。

“爹爹，你把大黄拿去卖了，来年咱们耕田怎么算啊？”

“来年到来年再说，哪管得这许多？”

“爹爹，咱们在这儿不是好好的么？”

到荆州去干什么？”

什么万师伯做生日，卖了大黄做盘缠，我说犯不着。”

“爹爹答应了卜垣的，一定得去。”

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怎能反悔？”

带了你和阿云到大地方见见世面，别一辈子做乡下人。”

“做乡下人有什么不好？”

我不要见什么世面。”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大黄是我从小养大的。

我带着它去吃草，带着它回家。

爹爹，你瞧瞧大黄在流眼泪，它不肯去。

” “傻姑娘！

牛是畜生，知道什么？

快放开手。

” “我不放手。

人家买了大黄去，要宰来吃了，我不舍得。

” “不会宰的，人家买了去耕田。

” “昨天王屠户来跟你说什么？

一定是买大黄去杀了。

你骗我，你骗我。

你瞧，大黄在流眼泪。

大黄，大黄，我不放你去。

云哥，云哥！

快来，爹爹要卖了大黄……” “阿芳！

爹爹也舍不得大黄。

可是咱们空手上人家去拜寿，那成么？

咱们三个满身破破烂烂的，总得缝三套新衣，免得让人看轻了。

” “万师伯不是送了你新衣新帽么？

穿起来挺神气的。

” “唉，天气这么热，老羊皮袍子怎么背得上身？

再说，你师伯夸口说练成了‘连城剑法’，我就是不信，非得亲眼去瞧瞧不可。

乖孩子，放开了手。

” “大黄，人家要宰你，你就用角撞他，自己逃回来，不！

人家会追来的，你逃得远远的，逃到山里……” 半个月后，戚长发带同徒儿狄云、女儿戚芳，来到了荆州。

三人都穿了新衣，初来大城，土头土脑，都有点儿心虚胆怯，手足无措。

打听“五云手”万震山的住处。

途人说道：“万老英雄的家还用问？

那边最大的屋子便是了。

” 狄云和戚芳一走到万家大宅之前，瞧见那高墙朱门、挂灯结彩的气派，心中都是暗自嘀咕。

戚芳紧紧拉住了父亲的衣袖。

戚长发正待向门公询问，忽见卜垣从门里出来，心中一喜，叫道：“卜贤侄，我来啦。

” 卜垣忙迎将出来，喜道：“戚师叔到了。

狄师弟好，师妹好。

师父正牵记着师叔呢。

这几天老是说：‘戚师弟怎么还不到？

’请吧！

” 戚长发等三人走进大门，鼓乐手吹起迎宾的乐曲。

唢呐突响，狄云吃了一惊。

大厅上一个身形魁梧的老者正在和众宾客周旋。

戚长发叫道：“大师哥，我来啦！

”那老者一怔，似乎认不出他，呆了一呆，这才满脸笑容的抢将出来，呵呵笑道：“老三，你可老得很了，我几乎不认得你啦！

” 师兄弟正要拉手叙旧，忽然鼻中闻到一股奇臭，接着听得一个破锣似的声音喝道：“万震山，你十年前欠了我一文钱，今日该还了罢？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”戚长发一转头，只见厅口一人提起一只木桶，双手一扬，满桶粪水，疾向他和万震山二人泼将过来。

戚长发眼见女儿和徒弟站在身后，自己若是侧身闪避，这一桶粪水势必兜头泼在女儿身上，他应变奇速，双手抓住长袍，运劲一崩，拍拍拍拍一阵迅速轻响，扣子崩断，左手抓住衣襟向外一崩，长袍已然离身，内劲贯处，一件长袍便如船帆鼓风，将泼来的粪水尽行兜在其中。他顺手一送，兜满粪水的长袍向来人疾飞过去。

那人掷出粪桶，便即跃在一旁，砰彭，拍啦，粪桶和长袍先后着地，满厅臭气弥漫。

只见那人满腮虬髯，身形魁梧，威风凛凛地站在当地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万震山，兄弟千里迢迢的来给你拜寿，少了礼物，送上黄金万两，恭喜你金玉满堂啊！”

”万震山的八名弟子见此人如此前来捣乱，将一座灯烛辉煌的寿堂弄得污秽不堪，无不火怒。八个人一拥而上，要揪住他打个半死。

万震山喝道：“都给我站住了。”

”八名弟子当即停步。

二弟子周圻向那大汉破口大骂：“操你奶奶个雄，你是什么东西？”

今天是万老爷的好日子，却来搅局，不揍你个好的，你王八羔子，也不知道五云手万家的厉害。

”万震山已认出这虬髯汉子的来历，说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太行山吕大寨主到了。

吕大寨主这几年发了大财哪，家里堆满了黄金万两使不完，随身还带着这许多。

”众宾客听到“太行山吕大寨主”这七个字，许多人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“原来是太行山的吕通，不知他如何跟万老爷子结下了梁子。

”“这吕通是北五省中黑道上极厉害的人物，一手六合刀六合拳，黄河南北可是大大的有名。

”“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！”

今日有一番热闹瞧的了。

”吕通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十年之前，我兄弟在太原府做案，暗中有人通风报讯，坏了我们的买卖。

那也不打紧，却累得我兄弟吕威坏在鹰爪子手里，死于非命。

直到三年之前，才查到原来是你万震山这狗贼干的好事。

这件事你说怎么了结？”

”万震山道：“不错，那是我姓万的通风报讯。

在江湖上吃饭，做没本钱买卖，那也没什么，可是你兄弟吕威强奸人家黄花闺女，连坏四条人命。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，我姓万的遇上了可不能不管。

”众人一听，都大声叫嚷起来：“这种恶事也干，不知羞耻！”

”“贼强盗，绑了他起来送官。

”“采花大盗，竟敢到江陵来撒野！”

”吕通突然一个箭步，从庭院中窜到厅前，横过手臂，便向楹柱上击了过去。

连击数下，只听得喀喇喇一响，一条碗口粗细的楹柱登时断为两截，屋瓦纷纷堕下，院中厅前，一片烟尘弥漫。

许多人逃出了厅外。

众人见他露了这手铁臂功，无不凛然，均想：“若是身上给他手臂这么横扫一记，哪里还有命在？”

”吕通反身跃回庭院，大声叫道：“万震山，你当真是侠义道，就该明刀明枪的出来打抱不平，我倒服你是条好汉。

为什么偷偷的去向官府通风？”

又为什么吞没了我兄弟已经到手了的六千两银子？”

他妈的，你卑鄙无耻！”

有种的就来拚个死活！”

”万震山冷笑道：“吕大寨主，十年不见，你功夫果然大大长进了。

只可惜似你这等人物，武功越强，害人越多。

姓万的年纪虽老，只得来领教领教。”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”说着缓步而出。

忽然间人丛中窜出一个粗眉大眼的少年，悄没声地欺近身去，双臂一翻，已勾住了吕通的两条手臂，大声叫道：“你弄脏了我师父的新衣服，快快赔来！”

”正是戚长发的弟子狄云。

吕通双臂一振，要将这少年震开，不料手臂给狄云死命勾住了，无法挣脱。

吕通这铁臂功须得横扫直击，方能发挥威力，冷不防被他勾住了，臂上劲力使不出来。

他大怒之下，右膝一举，撞在狄云的小腹之上，喝道：“快放手！”

”狄云吃痛，臂力一松。

吕通一招“风云乍起”，挣脱了他双臂，呼的一拳击出，正是“六合拳”中的一招“乌龙探海”。

狄云急窜让开，叫道：“我不跟你打架。

我师父这件新袍子，花了两两银子缝的，咱们卖了大牯牛大黄，才缝了三套衣服，今儿第一次上身...”吕通怒道：“愣小子，胡说八道什么？”

”狄云冲上三步，叫道：“你快赔来！”

”他是农家子弟，最爱惜物力，眼见师父卖去心爱的大牯牛缝了三套新衣，第一次穿出来便让人给糟蹋了，教他如何不深感痛惜？

他也不理吕通跟万震山之间有什么江湖过节，师父这件袍子总之是非赔不可。

万震山道：“狄贤侄退下，你师父的袍子由我来赔便是。”

”狄云道：“要他赔，他要是走了，你又不认账，那便糟了。”

”说着又去扭吕通的衣襟。

吕通一闪，砰的一拳，击在狄云胸口，只打得他身子连晃，险些摔倒。

万震山喝道：“狄贤侄退下！”

”语气已颇严峻。

狄云红了双眼，喝道：“你不赔衣服还打人，不讲理么！”

”吕通笑道：“我打你这浑小子便怎样？”

”狄云道：“我也打你！”

”身形一挫，左掌斜劈，右掌已从左掌底穿出。

吕通使招“打虎式”，左腿虚坐，右拳挥击出去。

两人这一搭上手，霎时之间拆了十余招。

狄云自幼跟着戚长发练武，与师妹戚芳过招比剑，从没一天间断。

吕通虽是晋中大盗，黑道中的成名人物，一时之间却也打他不倒，几次要使铁臂功，都被他乖巧避开，在他肩头打中了两拳，狄云肉厚骨壮，也没受伤。

再拆数招，吕通焦躁起来，突然间拳法一变，自“六合拳”变为“赤尻连拳”。

这套拳法亦是“六合拳”中一路，只是杂以猴拳，讲究搂、打、腾、封、踢、潭、扫、挂，又加上“猫窜、狗闪、兔滚、鹰翻、松子灵、细胸巧、鹞子翻身、跺子脚”八式，式中套式，变幻多端。

狄云没见过这路拳法，心中一慌，左腿上接连给他踹了两脚。

万震山瞧出他不是敌手，喝道：“狄贤侄退下，你打他不过。”

”狄云叫道：“打不过也要打。”

”砰的一响，胸口又被吕通打了一拳。

戚芳在旁瞧着，一直为师哥担心，这时忍不住也叫：“师哥，不用打了，让万师伯打发他。”

”但狄云双臂直上直下，不顾性命的前冲，不住吆喝：“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。”

”砰的一声，鼻子又中一拳，登时鲜血淋漓。

万震山皱起了眉头，向戚长发道：“师弟，他不听我话，你叫他下来吧。”

”戚长发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让他吃点儿苦头，待会让我去斗斗这采花大盗。”

”便在此时，大门外走进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乞丐，左手拿只破碗，右手拄着一根竹棒，嘶哑着嗓子叫道：“老爷今日做喜事，施舍老伙计一碗冷饭。”

”众人都正全神贯注地瞧着吕通与狄云打，谁也没去理会。

那乞丐呻吟叫唤：“啊哟，饿死了，饿死了。”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”突然左足踏在地上的粪便之中，脚下一滑，俯身摔将下来，大叫一声：“啊哟，跌死了！”

”手中的破碗和竹棒同时摔出。

说也真巧，那破碗正好掷在吕通后背“志堂穴”上，竹棒一端却在吕通膝弯的“曲泉穴”中一碰。

吕通膝间一软，左足跪倒，同时全身酸麻，似乎突然虚脱。

狄云双拳齐出，砰砰两声，将吕通庞大的身子打得飞了起来，拍的一响，臭水四溅，正摔在他携来的粪便之中。

这一下变故人人大大出意料之外，只见吕通狼狈万状地爬起身来，抱头鼠窜而出。

众宾客哈哈大笑，齐声呼喝：“拿住他，拿住他！”

”“别让这贼子跑了。

”狄云兀自大叫：“赔我师父的袍子。

”待要赶出，突觉左臂被人握住，动弹不得，侧头一看，正是师父。

戚长发道：“你侥幸得胜，还追什么？”

”戚芳抽出手帕，给狄云擦去脸上鲜血。

狄云一低头，只见自己新衫的衣襟上点滴滴的都是鲜血，不禁大急，道：“糟糕，糟糕！”

我……这件新衣也弄脏了。

”只见那老乞丐蹒跚着走出大门，喃喃自语：“饭没讨着，反赔了一只饭碗。

”狄云知道适才取胜，全靠这乞丐碰巧一跌，从怀里掏出二十枚大钱，那是师父给他来城里零花的，追出去塞在他的手里。

那老乞丐连声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

”当晚万震山大张筵席，款待前来贺寿的宾客。

他是荆州的大绅士，寿堂中悬了荆州府凌知府、江陵县尚知县送的寿幛，金字闪闪，好不风光。

席上自是人人谈论日间这一件趣事来，大家都说狄云福气好，眼见不敌，刚好这老乞丐进来摔了一交，扰乱了吕通的心神。

大家也不免赞狄云小小年纪，居然有这等胆识，和这黑道上的成名人物缠斗到数十招，那也已极不容易。

自然也有人说这是寿星公洪福齐天，否则哪有这么巧，老乞丐摔个仰八叉，竟然就此退了强敌，若是万震山自己出手，当然两下便打发了这恶客，不过要劳动寿星公的大驾，便不这么有趣了。

众宾这一称赞狄云，万震山手下的八名弟子均感脸上黯然无光。

这吕通本是冲着万震山而来，万门弟子不出手，却教师叔一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弟子强行出头，打退了敌人，八名弟子个个心中气愤，可又不便发作。

万震山亲自敬过酒后，大弟子鲁坤、二弟子周圻、三弟子万圭、四弟子孙均、五弟子卜垣、六弟子吴坎、七弟子冯坦、八弟子沈城一席席过来敬酒。

万门八弟子都以“土”字傍为名，其中第三弟子万圭是万震山的独子，他长身玉立，脸型微见瘦削，俊美潇洒，倒象是个富家公子，不似大师兄鲁坤、二师兄周圻那么赳赳昂昂。

八人向来宾中有功名的举人、秀才、武林尊长敬过了酒，敬了师叔戚长发一杯，便向狄云敬酒。

万圭说道：“今日狄师兄给家父挣了好大的面子，我们师兄弟八人，每个都非敬狄师兄一杯不可。”

”狄云素来不会喝酒，双手乱摇，说道：“我不会喝，我不会喝。”

”万圭道：“日间家父连叫三次，要狄师兄退下，狄师兄置之不理，把家父的话当作耳边风一般。”

我们此刻敬酒，狄师兄又是不喝，那把我们万家门可忒也小看了。

”狄云愕然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啊。”

”戚长发听得万圭的语气不对，说道：“云儿，你喝了酒。”

”狄云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会喝酒的啊。”

”戚长发沉声道：“喝了！”

”狄云无奈，只得一人一杯，接连喝了八杯，登时满脸通红，耳中嗡嗡作响，脑子里胡里糊涂地一团。

这一晚狄云睡上了床，心头兀自迷糊，只感胸间、肩头、腿上，被吕通拳打脚踢过之处都是热辣。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辣地疼痛。

睡到半夜，睡梦中听得窗上有人伸指弹击，有人不住叫唤：“狄师兄，狄云，狄云！”

狄云一惊而醒，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窗外那人说道：“小弟万圭，有事相商，请狄师兄出来。”

狄云一呆，下得床来，披衣穿鞋，推开窗子。

只见窗外八个人一字排开，每人手中都持一柄长剑，便是那万门八弟子。

狄云奇道：“叫我干什么？”

万圭道：“咱们要领教领教狄师兄的剑招。”

狄云摇头道：“师父吩咐过的，不可跟万师伯门下的师兄们比试武艺。”

万圭冷笑道：“原来戚师叔倒有自知之明。”

狄云怒道：“什么自知之明？”

突然间嗤嗤三声，万圭隔窗向他连刺三剑，剑刃都在他脸颊边掠过，相差不过寸许。

狄云只感脸颊边凉飕飕地，大吃一惊，急忙倒退，左脚在凳上一绊，一个踉跄，十分狼狈。

万门八弟子都大声笑了起来。

狄云大怒，返身抽出枕头底下的长剑，跳出窗去，见万门八弟子人人脸色不善，不禁心下暗自嘀咕，虽是有气，但念及师父曾一再叮嘱，千万不可和师伯门人失和，说道：“你们要怎样？”

万圭长剑虚击，在空中嗡嗡作响，说道：“狄师兄，你今日逞强出头，只道我荆州万家中人人都死光了，是不是？”

还是说我万家中，没一个及得上你狄大哥的身手？”

狄云摇头道：“那人弄脏了我师父衣服，我自然要他赔，这关你什么事？”

万圭冷冷地道：“你在众宾客之前成名立万，露了好大的脸，却教我师兄弟八人全闹得灰头土脸。”

别说再到江湖上混，便是这荆州城中，我们师兄弟也无立足之地了。

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不也太过份了吗？”

狄云愕然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啊。”

万门大弟子鲁坤道：“三师弟，这小子装蒜，跟他多说什么？”

伸量伸量他。”

万圭长剑递出，指向狄云左肩。

狄云识得这一剑是虚招，身形不动，亦不伸剑挡架。

万圭斜剑收回，被他识破剑招，更是着恼，说道：“好哇，你是不屑跟我动手！”

狄云道：“师父吩咐过的，千万不可和师伯的门人比试。”

突然间嗤的一声，万圭长剑刺出，把他右手衣袖上刺破了一条长缝。

狄云对这件新衣甚是钟爱，平白无端地给他刺破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喝道：“你刺破我衣服，要你赔。”

万圭冷冷一笑，挺剑又刺向他的左袖。

狄云回剑斜削，当的一声，格开来剑，乘势还击。

两人这一交上手，便即越斗越快。

两人所学剑法一脉相承，斗到十余招后，狄云兴发，一剑竟往万圭要害处刺去。

周圻叫道：“嘿！”

这小子当真要人性命么？”

三师弟，手下别容情了。”

狄云一惊，暗想：“我若是一个失手，真的刺伤了他，那可不好。”

手上攻势登缓。

万圭还道他剑法不及自己，剑招绵绵不绝，来势甚是凌厉。

狄云连连倒退，喝道：“我又不跟你真打。”

你这是干什么了？”

万圭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要刺你几个透明窟窿！

”嗤的一剑，踏中宫直刺。

狄云斜身闪在左侧，眼见他右肩处露出破绽，长剑倒翻上去，这一剑若是直削，万圭肩头非受重伤不可，狄云手腕略翻，剑刃平转，拍的一声，在他肩上拍了一下。

他正道这一来胜负已分，万圭该当知难而退，他平日和师妹比剑，一到这处地步便即罢手，不料万圭俊脸一红，反而挺剑直刺。

狄云猝不及防，左腿上一阵剧痛，已然中剑。

鲁坤、周圻等拍手欢呼，说道：“小子，躺下罢！”

”“认输便饶了你！”

”“戚师叔调教出来的乡巴佬门徒，原不过是这几下三脚猫把式！”

狄云脚上中剑后本已大怒，听这些人出言辱及师父，更是怒发如狂，一咬牙，长剑如疾风骤雨般攻了过去。

万圭见对方势如疯虎，不禁心有怯意，他自幼娇生惯养，剑法虽练得不错，这般拚命的恶斗究竟从未经历过，心中一怕，剑招便见散乱。

卜垣见三师兄要败，拾起一块砖头，用力投向狄云后心。

狄云全神贯注地正和万圭斗剑，突然间背心上一痛，被砖头重重掷中，他回头骂道：“不要脸，两个打一个么？”

”卜垣叫道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”狄云心道：“今日你们便是八人齐上，我也不能丢了师父的脸面。”

”不顾腿上和背心的疼痛，一剑剑向万圭刺去。

这时他剑招已不成章法，破绽百出，但漏洞虽多，气势却盛，万圭狼狈闪架，已不敢进攻。

卜垣向六师弟吴坎使个眼色，说道：“三师兄剑法高明，这小子招架不住，倘若伤了他性命，戚师叔脸上必不好看，咱俩上前掠掠阵罢。”

”吴坎会意，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咱哥儿俩留点儿神，别让三师兄剑下伤人。”

”两人一左一右，飏飏两剑，齐往狄云腋下刺去。

狄云的剑法本来也没比万圭高明多少，全仗一鼓作气的猛攻，这才占得了上风。

卜垣和吴坎上一前一夹攻，他以一敌三，登时手忙足乱，刷的一声，左腿上又已中剑。

这一剑伤得不轻，他再也站立不定，一交坐倒，手上长剑却并不摔脱，仍是不住挡格三人刺来的剑招。

鲁坤冷哼一声，抢上来右足飞出，踢中他的手腕，狄云拿捏不住，长剑脱手飞出，跌入树丛之中。

万圭长剑直出，剑尖抵住了他咽喉。

卜垣和吴坎哈哈一笑，跃后退开。

万圭得意洋洋，笑道：“乡下佬，服了么？”

”狄云喝道：“服你个屁！”

你们四个打我一个，算什么好汉子？”

”万圭剑尖微微向前一送，陷入他咽喉的软肉数分，喝道：“你还敢嘴硬！”

我再使一点力，立时割断了你喉管。”

”狄云骂道：“你使力啊，你有种便割断我喉管。”

不使力的是乌龟王八蛋。”

”万圭目露凶光，左足疾出，在他肚子上重重踢了一脚，骂道：“臭贼，你嘴巴还硬不硬？”

”这一脚只踢得狄云五脏六腑犹如倒转了一般，险些呻吟出声，但咬牙强自忍住，骂道：“臭杂种，王八蛋！”

”万圭又是一脚，这一次踢在他的面门。

狄云但觉眼前金星乱冒，几欲晕去，欲待张口再骂，却骂不出声了。

万圭冷笑道：“今日便饶了你。”

你快向师父师妹哭诉去，说我们人多势众，打了你啦！”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料你这脓包定要去哭哭啼啼。

”狄云怒道：“哭诉什么？”

大丈夫报仇，只自己一个儿动手。

”万圭正要他说这句话，更激他道：“给你脸上留些记认，好教你师父开口来问。

”说着在他左眼右脸重重地各踢一脚。

狄云登时半边脸肿了起来，左眼泪水模糊。

卜垣拍手笑道：“嘿嘿，大丈夫哭啦！

英雄变成狗熊啦！

”狄云气得肚子真要炸了开来，心想你到我师父家里来，我好好地招待于你，买酒杀鸡，哪一点对你不起，此刻却如此损我。

万圭道：“你打不过我，不妨去向我爹爹哭诉，要我爹爹责罚我，代你出了这口鸟气。

‘呜呜呜，万师伯，你的八个弟子，打得我爬在地上痛哭求饶。

呜呜呜，万师伯，你不主持公道吗？

’”狄云道：“你这没骨头的胚子，才向大人哭诉！

”万圭和鲁坤、卜垣相视一笑，心想今日的闷气已出，当即回剑入鞘，说道：“好小子！你有种的明天再来打过，少爷可要失陪了！

”八个人嘻嘻哈哈地扬长而去。

狄云瞧着这八个人的背影，心中又是气恼，又是不解，自忖：“我既没得罪他们，更没得罪他们师父，为什么平白无端的来打我一顿？

难道城里人都这般蛮不讲理么？

”勉强支撑着站起身来，头脑一晕，又坐倒在地。

忽听得身后一人唉声叹气地说道：“唉，打不过人家，就该磕头求饶啊，这么白白地挨了一顿揍，这不冤么？

”狄云怒道：“宁可给人家打死，也不磕头！

”回过头来，只见一人弓身曲背，拖着鞋皮，慢吞吞地走来，但见他蓬头垢面，便是日间所见的那个乞丐。

那老丐说：“唉，人老了，背上风湿痛得厉害。

小伙子，你给我背上捶捶。

”狄云正一肚子火，哼了一声，没去理他。

那老丐叹道：“谁教我绝子绝孙，人到老来，没一个亲人照顾，哎唷，哎唷……”撑着竹棒，一步步地走远。

狄云见那老丐背影颤抖得厉害，自己刚给人狠狠打了一顿，不由得起了同病相怜之心，叫道：“喂，我这里还有几十文钱，你拿去买馒头吃吧！

”那老丐一步步地挨了回来，接过铜钱，说道：“我背上风湿痛得厉害，你给我捶捶！

”狄云道：“好！

我包了腿上的伤口再说。

”那老丐道：“你就只顾自己，不顾人家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！

”狄云给他一激，便道：“好！

我给你捶！

”坐倒在地，伸掌给他捶背。

捶得两拳，那老丐道：“好舒服，好舒服，再用力些！

”狄云加了些力道。

那老丐道：“可惜力道太轻。

”狄云又加重了些。

老丐道：“唉，不中用的小伙子啊，挨了一顿揍，便死样活气，连给老人家捶捶背的力道也没有了。你这种人活在世上有什么用？

”狄云怒道：“我一使力，只怕打断了你的老骨头。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”老丐笑道：“你要是打得断我的老骨头，就不会躺在地下又给人家踢、又给人家揍了。”

”狄云大怒，手上加力。

那老丐道：“嗯，这样才有些意思，不过还是太轻。”

”狄云砰的一拳，使劲击出。

老丐笑道：“太轻，太轻，不管用。”

”狄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别开玩笑，我可不想打伤你。”

”那老丐冷笑道：“凭你也打得伤我？”

你使足全力，打我一拳试试。

”狄云右臂运动劲，待要挥拳往他背上击去，月光下见到他老态龙钟的模样，心中一软，说道：“谁来跟你一般见识！”

”轻轻在他背上捶了一下。

突然之间，只觉腰间给人一托一摔，身子便如腾云驾雾般飞了起来，砰的一声，摔入草丛之中，只跌得头晕眼花，老半天才爬起身。

他慢慢挣扎着站起，并不发怒，只是说不出的惊奇，怔怔地瞧着老丐，道：“是你……是你摔我的么？”

”那老丐道：“这里还有别人没有？”

不是我还有谁？”

”狄云道：“你用什么法子摔我的？”

”那老丐道：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

”狄云奇道：“这是师父教我的剑法啊，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”那老丐道：“拳招剑法，都是一样。”

再说，你师父与没教对。”

”狄云怒道：“我师父教得怎么不对了？”

凭你这老叫化也敢说我不对？”

”那老丐道：“要是你师父教得对了，为什么你打不过人家？”

”狄云道：“他们三四个打我一个，我自然打不过，若是一个对一个，你瞧我输不输？”

”老丐笑道：“哈哈，打架嘛，讲什么一个打一个？”

你要单打独斗，人家不干，那怎么办？”

要不是跪下磕头，就得认命挨打。”

一个人打得赢十个八个，那才是好汉子。”

”狄云心想这话倒也不错，说道：“他们是我师伯的弟子，剑法跟我差不多，我一个怎斗得过他们八个？”

”那老丐道：“我教你几手功夫，让你一个打赢他们八个，你学不学？”

”狄云大喜，道：“我学，我学！”

”但转念一想，世上未必有这种本领，而这年纪老迈的乞丐更加不似身有上乘武功之人，正自踌躇不定，突然背心给人一抓，身子又飞了起来，这次在空中身不由主地连翻了两个筋斗，飞得高，落下来时跌得更重，手臂在地下一撑，关节险些折断，爬起身来时，痛得话也说不出来，心中却是欢喜无比，叫道：“老……老伯伯，我……跟你学。”

”那老丐道：“我今天教你几招，明儿晚上，你再跟他们到这里来打过，你敢不敢？”

”狄云心想：“你武功虽高，我在一天之内又如何学得会？”

”但想到要跟万圭、鲁坤这干人再打，不由得豪气勃发，说道：“我敢！”

最多再挨一顿揍，有什么大不了！”

”那老丐左手倏出，抓住他后颈，将他重往地下一掷，骂道：“臭小子，我既教了你武功，你怎么还会挨他们的揍？”

你信不过我么？”

”狄云虽然摔得甚痛，心中只有更加欢喜，忙道：“对，对！”

是我说错了，请你老人家快教吧。”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”那老丐道：“你把学过的剑法使给我瞧，一面使，一面念剑招的名称！”

”狄云应道：“是！”

”见腿上伤处不断流血，便草草裹好伤口，到草丛中找到自己的长剑，依着师父所授，一招招的使动，口中念着剑招名称，到后来越使越顺，嘴里也越念越快。

他正练到酣处，忽听那老丐哈哈大笑，不禁愕然收剑，问道：“我练得不对么？”

”那老丐不答，兀自捧住肚子，笑弯了腰，站不住身子。

狄云微有怒意，道：“就算我练得不对，也没什么好笑。”

”那老丐突然止笑，叹道：“戚长发啊戚长发，你这一番狠劲，当真了得。”

”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把剑给我。”

”狄云倒转剑柄，递了过去。

那老丐接过长剑，轻轻念道：“孤鸿海上来，池潢不敢顾。”

”将长剑舞了起来。

他一剑在手，霎时之间便如换了一个人一般，身形沉稳，剑势飘逸，哪里还是适才这般龙钟委琐？

狄云看了几招，忽有所悟，说道：“老伯，日里我跟那吕通相斗，是你故意掷那饭碗帮我的么？”

”那老丐怒道：“那还用说？”

六合手吕通的武功比你傻小子强得太多，凭你这点儿道行，真能打发他了？”

”他一面说，一面继续使剑。

狄云听他所念口诀和师父所授并无分别，只字音偶有差异，但剑招却大不相同，越看越感奇怪。

那老丐左手捏个剑诀，右手长剑陡然递出，猛地里剑交左手，右手反过来拍的一声，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。

狄云吓了一跳，抚着面颊怒道：“你……你为什么打人？”

”老丐笑道：“我教你剑招，你却在胡思乱想，这不该打么？”

”狄云心想原是自己的不是，当即心平气和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是我不好。”

我瞧你说的招数和我师父一样，剑法可全然不同，觉得很奇怪。

”那老丐问道：“是你师父教的好，还是我使得好？”

”狄云摇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”老丐将长剑抛还给他，道：“咱们比划比划。”

”狄云道：“我本事跟你老人家差得太远，比你不过。”

”老丐冷笑道：“嘿，傻小子还没傻到家。”

这样罢，咱们只比招式，不比功力。”

”手中竹棒一抖，以棒作剑，向狄云刺来，狄云横剑挡路，见老丐竹棒停滞不前，当即振剑反刺。

那知他剑尖只一抖间，老丐的竹棒如毒蛇暴起，向前一探，已点中了他肩头。

狄云心悦诚服，大叫：“妙极，妙极。”

”横剑前削。

那老丐翻过竹棒，平靠他剑身，狄云运劲反推，那老丐的竹棒连转几个圈子，将他劲力全引到了相反的方向。

狄云拿捏不住，长剑脱手飞出。

他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老伯，你的剑招真高。”

”那老丐竹棒一伸，搭住空中落下的长剑，棒端如有胶水，竟将长剑黏了回来，说道：“你师父一身好武功，就只教了你这些吗？”

嘿嘿，希奇古怪。”

”摇摇头又道：“你门中这套‘唐诗剑法’，每一招都是从一句唐诗中化出来的……”狄云道：

“什么‘唐诗剑法’？”

师父说是‘躺尸剑法’，几剑出去，敌人便躺下变成了尸首。”

”那老丐嘿嘿笑了几声，说道：“是‘唐诗’，不是‘躺尸’！”

你师父跟你说是‘躺尸’吗？”

可笑，可笑！”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这两招‘孤鸿海上来，池潢不敢顾’，是说一只孤孤单单的鸿鸟，从海上飞来，见到陆地上的小小池沼，并不栖息。

这两句诗是唐朝的宰相张九龄做的，他比拟自己身份清高，不喜跟人争权夺利。

将之化成剑法，顾盼之际要有一股飘逸自豪的气息。

他所谓‘不敢顾’，是‘不屑瞧它一眼’的意思。

你师父却教你读作什么‘哥翁喊上来，是横不敢过’，结果前一句变成大声疾呼，后一句成为畏首畏尾。

剑法的原意是荡然无存了。

你师父当真了不起，‘铁锁横江’，教徒弟这样教法，嘿嘿，厉害，厉害！

”说着连连冷笑。

狄云怔怔地听着，听得他话中咬文嚼字，虽然不大懂，却也知他说得很对，狄云向来敬爱师父，听他将师父说得一无是处，到后来更肆意讥嘲，心下难过，忽地转身，说道：“我要去睡了！不学了。”

”那老丐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说得不对么？”

”狄云道：“你或许说得很对。”

但你说我师父的不是，我宁可不学。

我师父是庄稼人，不识字，不懂你说的那一套也是有的……”那老丐笑道：“你师父不识字？哈哈，这可奇了。”

”狄云气愤愤地道：“庄稼人不识字，有什么好笑？”

”那老丐哈哈一笑，伸手抚他头顶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”

你这小子心地厚道，我就是喜欢你这种人。

我向你认错，从此不再说你师父半句不是，行不行？”

”狄云转怒为喜，笑道：“你只要不说我师父，我向你磕头也成。”

”说着跪倒在地，咚咚咚地磕了几个响头。

那老丐笑吟吟地受了他这几拜，随即解释剑招，如何“忽听喷惊风，连山石布逃”，其实是“俯听闻惊风，连山若波涛”；如何“落泥招大姐，马命风小小”，乃是“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”。在湘西土音中，这“泥”字和“日”字却也差不多。

即老丐言语中，当真再也不提戚长发半句，单是纠正狄云剑法中的错失。

那老丐道：“你剑法中莫名其妙的东西太多，一时也说不完。”

我教你三招功夫，明儿你再跟这八个不成器的小子打过，用心记住了。”

狄云精神一振，用心瞧那老丐使竹棒比划。

第一招是“刺肩式”，敌人若是一味防守，那是永远刺他不着，但只要一出剑相攻，立时便可后发先至，刺中他的肩头。

第二招：“耳光式”，便是那老丐适才剑交左手、右手反打他耳光的这一招。

这一招古怪无比，就算敌人明知自己要剑交左手，反手打他耳光，但闪左打左，闪右打右，越是闪避，越打得重。

第三招是“去剑式”，适才老丐用竹棒令他长剑脱手，便是这一招。

这三记招式，那老丐都曾在狄云身上用过，本来各有一个典雅的唐诗名称，但那老丐知道他西瓜大的字识不上几担，教他诗句，徒乱心神，于是改用了三个一听便懂的名称。

狄云并不如何聪明，性子却极坚毅。

这三招足足学了一个多时辰，方始纯熟。

那老丐笑道：“好啦！”

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今晚我教你剑法之事，不得跟谁说起，连你师父和师妹也不能说，否则……”狄云敬师如父，对这位娇憨美貌的师妹又是私恋已久，说有什么事要瞒住师父、师妹；那可比什么都难，一时踌躇不答。

那老丐叹道：“此中缘由，一时不便细说，你若泄露了今晚之事，我性命难保，定要死在五云手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万震山的剑底。

”狄云吃了一惊，奇道：“老伯伯，你武功这么高强，怎会怕我师伯？”

”那老丐不答，扬长便去，说道：“你是否有心害我，那全瞧你自己了。”

”狄云忙追了上去，说道：“我多谢老伯伯还来不及，怎会害你性命？我要是泄漏一字半句，教我天诛地灭。”

”那老丐叹了口气，足不停步地走了。

狄云呆了一阵，忽然想起没问那老丐的姓名，叫道：“老伯伯，老伯伯！”

”但那老丐没入树丛之中，已然踪影不见了。

次日清晨，戚长发见狄云目青鼻肿，好生奇怪，问道：“跟谁打架了，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”狄云不善说谎，支吾难答。

戚芳笑道：“还不是昨天给那个什么大盗吕通打的么？”

”戚长发决计想不到昨晚之事，也不再问。

戚芳拉了拉狄云的衣襟，两人从边门出去，来到一口井边，见四下无人，便在井栏圈上坐了下来。

戚芳问道：“师哥，你昨晚跟谁打架了？”

”狄云嗫嚅未答。

戚芳道：“你不用瞒我，昨天你跟吕通相斗，他一拳一脚打在你身上什么地方，我全瞧得清清楚楚，他可没打中你的眼睛。”

”狄云料知瞒她不过，心想：“我只要不说那老伯的事，就不要紧。”

”于是将万门八弟子如何半夜里前来寻衅、如何比剑、如何落败受辱的事一一都说了。

戚芳越听越怒，一张俏脸涨得通红，气愤愤地道：“他们八个人打你一个，算什么好汉？”

”狄云道：“倒不是八个人一齐出手，是三四个打我一个。”

”戚芳怒道：“哼，他们三四个联手打你，已经赢了，其余的就不必动手，倘若三四个打你不过，还不是五六个、七八个一起下场。”

”狄云点头道：“那多半会这样。”

”戚芳霍地站起，道：“咱们跟爹爹说去，教万震山评评这个理看。”

”她盛怒之下，连“万师伯”也不称了，竟是直呼其名。

狄云忙道：“不，我打架打输了，向师父诉苦，那不是教人瞧不起吗？”

”戚芳哼了一声，见他衣衫破损甚多，心下痛惜，从怀中取出针线包，就在他身上缝补。

她头发擦着狄云下巴，狄云只觉得痒痒的，鼻中闻到她少女的淡淡肌肤之香，不由得心神荡漾，低声道：“师妹！”

”戚芳道：“空心菜，别说话！”

别让人冤枉你作贼。”

”江南三湘一带民间迷信，穿着衣衫让人缝补或缀钮扣之时，若是说了话，就会给人冤赖偷东西。

“空心菜”却是戚芳给狄云取的绰号，笑他直肚直肠，没半点机心。

这日晚间，万震山在厅上设了筵席宴请师弟，八个万门弟子在下首相陪，十二人团团坐了一张圆桌。

酒过三巡，万震山见狄云嘴唇高高肿起，饮食不便，说道：“狄贤侄，昨儿辛苦了你，来来来，多吃一点。”

”挟了一只鸡腿，放在他碟中。

周圻鼻中突然哼了一声。

戚芳早已满肚是火，这时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喊道：“万师伯，我师哥这些伤，不是吕通打的，是你八个高徒联手打的。”

”万震山和戚长发同时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”万门第八弟子沈城年纪最小，却十分伶牙俐齿，抢着说道：“狄师哥打赢了吕通，说师父你老人家胆小怕事，不敢和吕通动手，全靠他狄师哥出马，才赶走了他，没让你老人家出丑。”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我们气不过……”万震山脸上变色，但随即笑道：“是啊，这原是全仗狄贤侄替我们挽回了颜面。”

沈城道：“万师哥听他口出狂言，实在气不过，这才约狄师哥比剑，好象是万师哥占了先。”

狄云怒道：“你……你胡说八道……我……我几时……”他本就不善言辞，听得沈城撒谎诬蔑，又急又怒之下，更是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。

万震山道：“怎么是圭儿象占了先？”

沈城道：“昨晚万师哥和狄师哥怎么比剑，我们都没瞧见。”

今天早晨万师哥跟大伙说起，好象是万师哥是用一招……用一招……”他转头问万圭道：“万师哥，你用一招什么招数胜了狄师哥的？”

万圭道：“是‘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’！”

他二人一搭一挡，将“八人联手”之事推了个一干二净。

万圭怎样胜了狄云，旁人见都没见到，自然谈不上联手相攻了。

沈城不过十五六岁年纪，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，谁都不信他会撒谎。

万震山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戚长发气得满脸通红，伸手一拍桌子，喝道：“云儿，我千叮万嘱，叫你不可和万师伯门下众师兄失了和气，怎地打起架来了。”

狄云听得连师父也信了沈城的话，只气得浑身发抖，道：“师父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没有……”

戚长发劈头劈脸一记耳光打过去，喝道：“做错了的事，还要抵赖！”

狄云不敢闪避，戚长发这一掌打得好重，狄云脸颊本就青肿，登时肿上加肿。

戚芳急叫：“爹，你也不问问清楚。”

狄云狂怒之下，牛脾气发作，突然纵身跳起，抢过放在身后几上的长剑，拔剑出鞘，跃在厅心，叫道：“师父，这万……万圭说打败了我，教他再打打看。”

戚长发大怒，喝道：“你回不回来？”

离座出去，又要挥拳殴击。

戚芳一把拉住，叫道：“爹爹！”

狄云大叫：“你们八个人再来打我，有种的就一齐来。”

哪一个不来，就是乌龟儿子狗杂种。”

他急怒之下，口不择言，乱骂起来。

万震山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们去领教狄师哥的剑法也是好的。”

八名弟子巴不得师父有这句话，各人提起长剑，分占八方，将狄云围在核心。

狄云大声叫道：“昨儿晚上是八个狗杂种打我一人，今日又是八个狗杂种……”戚长发喝道：“云儿，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比剑就比剑，是比嘴上伶俐么？”

万震山听他左一句“狗杂种”右一句“狗杂种”，心下也动了真怒，这八人中的万圭是他亲生儿子，狄云如此乱骂，口口声声便是骂在他的头上。

他见八个弟子分站八方，隐然有分进合击之势，喝道：“狄师兄瞧不起咱们，要以一个斗八个，难道咱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？”

大弟子鲁坤道：“是，众位师弟退开，让我先领教领教狄师哥的高招。”

五弟子卜垣极工心计，昨晚见到狄云与万圭动手，这乡下佬武功不弱，这时情急拚命，大师兄未必能胜，如被他先赢得一仗，纵然再有人将他打败，也已折了万门的锐气，同门中剑术以四师兄孙均为第一，最好让孙均一上手便将他打败，令他再也说嘴不得，便道：“大师哥是咱们同门表率，何必亲自出马？”

让四师哥教训教训他也就是了。”

鲁坤一听，已明其意，微笑道：“好，四师弟，咱们瞧你的了。”

左手一挥，七人一齐退开，只剩孙均一人和狄云相对。

孙均沉默寡言，常常整天不说一句话，上以能潜心向学，剑法在八同门中最强。

他见师兄弟推己出马，当即长剑一立，低头躬身，这一招叫做“万国仰宗周，衣冠拜冕旒”，乃是极具礼的起手剑招。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但当年戚长发向狄云说剑之时，却将这招的名称说做“饭角让粽臭，一官拜马猴”。意思是说：“我是好好的大米饭，你是一只臭粽子，外表上让你一下，恭敬你一下，我心里可在骂你！”

我是官，你是猴子，我拜你，是官拜畜生。

狄云见他施出这一招，心下更怒，当下也是长剑一立，低头躬身，还了他一招“饭角让粽臭，一官拜马猴”，针锋相对，毫不甘示弱。

他只这么一躬身，身子尚未站直，长剑剑尖已向孙均小腹上刺了过去。

万门弟子齐声惊呼。

孙均回剑格挡，铮的一声，双剑相击，两人手臂上各是一麻。

鲁坤道：“师父，你瞧这小子下手狠不狠？”

他简直是要孙师弟的命啊。

万震山心下暗暗惊异：“这乡下小子干么如此愤激，一上来就是拚命？”

但听得铮铮铮数声连响，狄云和孙均快剑相搏，拆到十余招后，孙均长剑一斜，小腹间露出破绽。

狄云大喝一声，挺剑直进，孙均回过长剑，已将他长剑压住，拍的一掌，正击在他胸口。

万门弟子齐声喝采，有人叫了起来：“一个也打不过，还吹什么大气？”

狄云身子一晃，抽起长剑，犹如疾风骤雨般一阵猛攻。

孙均挡得几招，发剑回攻，狄云突然间长剑抖动，卞的一声轻响，已刺入了孙均的肩头，正是那老丐所授的“刺肩式”。

这一招“刺肩式”突如其来，谁也料想不到。

但见孙均肩头鲜血长流，身子摇晃，万门弟子齐声呼喝。

鲁坤和周圻双剑齐出，向狄云攻了上去。

狄云长剑左一刺，右一戳，卞卞两声，鲁坤和周圻右肩分别中剑，手中长剑先后落地。

万震山沉着脸，叫了声：“很好！”

万圭提起长剑，凝目瞪着狄云，突然间一声暴喝，飕飕连刺三剑。

狄云一一挡开，剑交左手，右手反将过来，拍的一声响，重重打了他一记耳光。

这一招更是来得突然，万圭一怔之间，狄云已飞起左腿，踹在他胸口。

万圭抵受不住，坐倒在地。

卜垣抢上相扶，狄云不让他走近，挺剑刺出，卜垣只得举剑招架。

吴坎、冯坦、沈城三人见狄云如此凶猛，而万圭坐倒在地上，一时站不起身，惊怒之下，各操兵刃围了上来。

这时万家的家丁婢仆听得厅上兵刃相交的声音，纷纷奔来观看。

戚长发双目瞪视，脸色茫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戚芳叫道：“爹爹，他们大伙儿打师哥一人，快，快救他啊。”

拔出腰间佩剑，抢在狄云身边，代他挡开吴坎与冯坦刺来的两剑。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## 编辑推荐

《连城诀》(全)(新修版)作者金庸,“金庸作品集”新序小说是写给人看的。

小说的内容是人。

小说写一个人、几个人、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。

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,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,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。

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《鲁滨逊飘流记》,才只写一个人,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,但写到后来,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“星期五”。

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,尤其是近代与现代的新小说,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、内心的世界,尤其是内心世界。

有些小说写动物、神仙、鬼怪、妖魔,但也把他们当做人来写。

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、人物、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。

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,往往有不同的偏重。

基本上,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,也是写人,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,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,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。

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。

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,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与人物,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》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,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。

小说是艺术的一种,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,主要形式是美,广义的、美学上的美。

在小说,那是语言文笔之美、安排结构之美,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。

什么形式都可以,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,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,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地表达。

读者阅读一部小说,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。

同样一部小说,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,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。

读者的个性与感情,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,产生了“化学反应”。

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。

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,用钢琴、小提琴、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,画家可以选择油画、水彩、水墨或版画的形式。

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,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,能不能和读者、听者、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,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。

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,有好的艺术,也有不好的艺术。

好或者不好,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,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。

判断美的标准是美,是感情,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(武功在生理上或科学上是否可能),道德上的善或不善,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,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。

当然,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,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,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。

在中世纪的欧洲,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,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,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故事为题材,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,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。

直到文艺复兴之后,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,所谓文艺复兴,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、罗马时代对“人”的描写,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。

中国人的文艺观,长期以来是“文以载道”,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,用“善或不善”的标准来衡量文艺。

《诗经》中的情歌,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。

陶渊明的“闲情赋”,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,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,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。

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,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。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我写武侠小说，只是塑造一些人物，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(中国古代的、没有法治的、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)中的遭遇。

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。

古代人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。

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，技巧不够成熟，描写殊不深刻，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。

无论如何，我不想载什么‘道’。

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，也写政治评论，也写与历史、哲学、宗教有关的文字，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同。

涉及思想的文字，是诉诸读者理智的，对这些文字，才有是非、真假的判断，读者或许同意，或许只部分同意，或许完全反对。

对于小说，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，只说受到感动或、觉得厌烦。

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，如果有了那种感情，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。

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，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，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人。

艺术是创造，音乐创造美的声音，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，小说是想创造人物以及人的内心世界。

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，那么有了录音机、照相机，何必再要音乐、绘画？

有了报纸、历史书、记录电视片、社会调查统计、医生的病历记录、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，何必再要小说？

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，以大众化、娱乐性强为重点，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。

我希望传达的主旨，是：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，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；和平友好，互相帮助，重视正义和是非，反对损人利己，注重信义，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；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；轻视争权夺利、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。

武侠小说并不单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做“白日梦”而沉缅在伟大成功的幻想之中，而希望读者们在幻想之时，想象自己是个好人，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，想象自己要爱国家、爱社会、帮助别人得到幸福，由于做了好事、作出积极贡献，得到所爱之人的欣赏和倾心。

武侠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。

有不少批评家认定，文学上只可肯定现实主义一个流派，除此之外，全应否定。

这等于是说：少林派武功好得很，除此之外，什么武当派、崆峒派、太极拳、八卦掌、弹腿、白鹤派、空手道、跆拳道、柔道、西洋拳、泰拳等等全部应当废除取消。

我们主张多元主义，既尊重少林武功是武学中的泰山北斗，而觉得别的小门派也不妨并存，它们或许并不比少林派更好，但各有各的想法和创造。

爱好广东菜的人，不必主张禁止京菜、川菜、鲁菜、徽菜、湘菜、维扬菜、杭州菜等等派别，所谓“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”是也。

不必把武侠小说提得高过其应有之分，也不必一笔抹杀。

什么东西都恰如其分，也就是了。

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《作品集》，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，前后约十三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，两篇中篇小说，一篇短篇小说，一篇历史人物评传，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。

出版的过程很奇怪，不论在香港、台湾、海外地区，还是中国大陆，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，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、授权的正版本。

在中国大陆，在“三联版”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，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《书剑恩仇录》。

他们校印认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税。

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，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资助围棋活动。

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。

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经授权的，直到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。

“三联版”的版权合同到二一年年底期满，以后中国内地的版本由广州出版社出版，主因是地区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邻近，业务上便于沟通合作。

翻版本不付版税，还在其次。

许多版本粗制滥造，错讹百出。

还有人借用“金庸”之名，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

写得好的，我不敢掠美；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

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我笔名出版发行。

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，大表愤慨。

也有人未经我授权而自行点评，除冯其庸、严家炎、陈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认真其事，我深为拜嘉之外，其余的点评大都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。

好在现已停止出版，纠纷已告结束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还说我和古龙、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“冰比冰水冰”征对，真正是大开玩笑了。

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，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，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，但“冰”字属蒸韵，是平声。

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。

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，大家浪费时间心力。

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，我把我十四部长、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

(短篇《越女剑》不包括在内，偏偏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先生说他最喜爱这篇《越女剑》。)

我写第一部小说时，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；写第二部时，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，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。

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，“飞雪”不能对“笑书”，“连天”不能对“神侠”，“白”与“碧”都是仄声。

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，用字完全自由，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思而合规律的字。

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：“你所写的小说之中，你认为哪一部最好？

最喜欢哪一部？

”这个问题答不了。

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：“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、情节、感情，甚至是细节。”

限于才能，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，然而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，大致来说，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

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，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、悲伤，有时会非常悲伤。

至于写作技巧，后期比较有些进步。

但技巧并非最重要，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。

这些小说在香港、台湾、中国内地、新加坡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，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，此外有话剧、京剧、粤剧、音乐剧等。

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：“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？

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？

”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，很难拿来比较。

电视的篇幅长，较易发挥；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。

再者，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，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，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，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、个性、情感和喜憎。

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，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

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，观众没有自由想象的余地。

我不能说哪一部最好，但可以说：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坏，最蔑视作者和读者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

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应该是唐人传奇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

其后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

## &lt;&lt;连城诀&gt;&gt;

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，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、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

读者不必过分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，有些事实上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。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，然后从他口中跃出，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，然而聂隐娘的故事，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我初期所写的小说，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。

到了后期，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，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。

这在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、《鹿鼎记》中特别明显。

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任何一族之人。

即使在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。

每一个种族、每一门宗教、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。

有坏的皇帝，也有好皇帝；有很坏的大官，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。

书中汉人、满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……都有好人坏人。

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书生、武士之中，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。

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，好坏分明，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，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。

宋辽之际、元明之际、明清之际，汉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；蒙古、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。

小说所想描述的，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，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。

我写小说，旨在刻划个性，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。

小说并不影射什么，如果有所斥责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。

政治观点、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，人性却变动极少。

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《父女两地书》(共悟人间)中，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，李先生说，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言，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，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，读书不够多就不行。

我很同意这个观点。

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，从不间断，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。

这些年来，学问、知识、见解虽有长进，才气却长不了，因此，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，很多人看了还是要叹气。

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，如果天分不够，永远做不了萧邦、李斯特、拉赫曼尼诺夫、巴德鲁斯基，连鲁宾斯坦、霍洛维兹、阿胥肯那吉、刘诗昆、傅聪也做不成。

这次第三次修改，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漏失之处，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。

有几段较长的补正改写，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。

仍有许多明显的缺点无法补救，限于作者的才力，那是无可如何的了。

读者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之处，希望写信告诉我。

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成是朋友，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怀自然永远是欢迎的。

二〇〇二年四月于香港

<<连城诀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